羣書治要

羣書治要卷第十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孔子家語

始誅

孔子爲魯大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兩觀闕也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之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

三曰、言偽而辨、四曰、記醜而博、醜、謂非義、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撮、聚也、其談說足以飾袞熒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也、不可以不除、

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狴、獄牢也、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為國家者、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

則發至憚之七字作卽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

何哉、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敎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誡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旣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則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若是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是以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也、今世

懈之十三字疑作儀

不然亂其教煩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罪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王言

孔子閒居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道不尊也非道德不明也雖有國之良馬不教服乘不可以取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

舊無其道之民

補之

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爲明王、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此則生財之路也、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

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無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知節、此之謂七教也、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汝以爲姑止此乎、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有法、必裂地而封之、分屬而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

不肖下舊有然字賢下舊衍良字刪之

賤不肖、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田獵罩弋、罩、掩網也、弋、繳射也、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其博有萬民也、如饑

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也、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乎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也、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

其名、又知其實、既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明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智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能、有土

之君、能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曰、明王之征也、猶時雨之降也、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言安而無憂也、

大婚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對曰、夫人道政爲大、夫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之

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也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也（夫婦正則出可以治政言禮矣身正乃可以正人矣）物耻則足以振之（耻事不如禮則足以振敬之也）國耻則足以興之（耻國不如禮則足以興起之）故為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也敬

也者、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也、傷其本、則支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言百姓之所法而行、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于天下、愾、滿也、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乃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

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而爲其子也、孔子遂言曰、爲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不能樂天、則不能成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于物、謂之成身、不過于物、合天道也、

不能樂天道也、

問禮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爲大、非禮、

政下有

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爲之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敎示百姓、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璣、器不雕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言衍 求得

當其情欲而已虐殺刑誅不以其理夫昔之用民也由前用上所言今之用民也由後用下所言是卽今之君子莫能為禮也

五儀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有聖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愼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格法也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

所衍疑字補之

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而不知所執，此則庸人也。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述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智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所謂者，謂言之要也。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則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忍怨害也。仁義在身而色不伐，無伐善之色也。忠

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
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油然不進之貌、越過所
謂賢者、德不踰閑、閑猶法也行中規繩、言足法於天
下、而不傷於身、言滿天下無口過也道足化於百姓、而不
傷於本、本亦謂身富則天下無宛財、宛積也施則天下
不病貧、此賢者也、所謂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
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
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
覩者不識其隣、此聖者也、隣以喻畔界也公曰、善哉、非

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爽明也昧明始明也夙早也興起也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乎中昃中日中也昃日昳也諸侯子孫往來爲賓行禮揖

謹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乎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言亡國故墟非但一也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既明此五者而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乎何有失哉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之官言各當以其所能之事任之於官也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捷捷貪也捷捷而不良所以為鉗鉗妄對不謹誠無取啍啍啍啍多言也

貪、鉗鉗、亂也、哼哼、誕也、誕、欺詐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愨而後求智能焉、不愨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也、邇、近也、言人無智能者、雖不愨信、不能爲大惡也、不愨信而有智能者、然後乃可畏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耶、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灾地妖、弗能加也、昔者殷王帝辛之世、帝辛、紂也、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帝辛介雀之德、介、助也、以雀之德爲助也、不修國政、殷國以亡、此即以已逆天時、得

殷下有正字

福反爲禍者也、又其先世殷太戊之時、道缺法邪、以致天孽、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恐駭、側身修行、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己逆天時、得禍轉爲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也、儆、戒也、灾妖不勝善政、夢怪不勝善行、能知此、至治之極也、明王達此也、

致思

季羔爲衛士師、士師、獄官、刖人之足、俄而衛有亂、季

羔逃之、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鈌、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從竇出、又曰、於此有室、季羔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報怨之時、而子逃我何故、刖者曰、斷足故我之罪也、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故然、此臣之所以

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其子羔乎、

子路爲蒲宰、爲水備、修溝瀆、以民之煩苦也、人與一簞食一壺漿、孔子止之、子路曰、由也以民多匱餓者、匱乏也、是以與之簞食壺漿、而夫子使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孔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給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也、速已則可、不已則爾之見罪必矣、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扞馬、（懔懔焉、誠懼之貌、扞馬、突馬也、）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屬、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之何其無畏也、

三恕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弗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弗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弗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端、正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誡、故置於坐側也、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水實之、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叡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好生

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孔子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爲對焉、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之虛靜、化若四時之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異類、四方之夷狄也、鳳翔麟至、鳥獸馴德、馴、順也、無他、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怠於下有其字

觀周

孔子觀於明堂、覩四方之墉、（墉墻）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則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者、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於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豈非惑哉、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誡、（雖處安樂、必警誡也、）無行所悔、（所悔之事、不可復行、）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緜緜不絕、或成網羅、（緜緜微而不絕、則有成網羅者、）豪末不扎、（如豪之末、言微也、扎、拔也、）將尋斧柯、（尋、用、）誠能愼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

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愼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趣彼、我獨守此、人皆惑惑、我獨不徙、（惑惑東西轉移之貌）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唯能於此、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

孔子旣讀斯文、顧謂弟子曰、小子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賢君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對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如何、孔子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王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衛國無遊放之士、靈公知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

賢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乎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

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絕其世祀、荒乎淫樂、沈湎于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鉗口、逃罪不言、鉗口杜口、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之謂忘其身之甚者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在、孔子

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弗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隣敵搆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

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衛靈公問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計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謂也、

辨政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而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之謂奪以不肖代賢是之謂伐緩令急誅是之謂暴取善自與是之謂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所由生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謂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

愛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六本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然後爲君子、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繼嗣不立、則亂之源也、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

其無作無其

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其無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

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之、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則天下之善言、不得聞其耳矣、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問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悅不如己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

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愼其所與者焉、

哀公問政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擧、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

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於智、力行近於仁、知耻近於勇、知

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者有九經焉、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人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爲之奈何、孔子

曰齊莊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盛其官、任而使之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忠信者、與之重祿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稟稱事、所以來百工也、既稟食之、各當其職事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綏、安也、繼絕世、舉廢邦、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焉、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

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跲躓）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疚病）道前定則不窮、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行、

顏回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冶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逸、公不悅、其後

三日、東冶畢之馬逸、公聞之、促駕召顏回、顏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冶畢之善御、而子曰、其馬將逸、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而已矣、昔者帝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逸民、造父無逸馬、今東冶畢之御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其心猶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哉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

詐、馬窮則逸、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

困誓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而反任之、史魚驟諫、公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公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死不可以成禮、吾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畢、猶足也、禮、殯於客位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

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執轡

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矣、子騫曰、敢問古之爲政、孔子曰、古者天

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擧而極千里、（極、至也、）善御民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是以天地德之、（天地以爲有德、）而兆民懷之、（懷、歸、）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弃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可制也必矣、夫無銜勒而用

舊無法字補之
已下舊有而字

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辟、民必流、國必亡、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所法修、民無所法修、則迷惑失道、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六官在手以爲轡、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迴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以趣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六官爲轡、已與三公、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仁義禮智信之法也故

刪之

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

五刑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之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義御其心、所以厲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汚穢而退放之者、則曰簠簋不飾、（飾、整齊、）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修、有坐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有

坐疲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言其下官不務其職、不斥其身也、有坐干國之紀者、則曰行事不請、言不請而擅行也、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爲之諱、所以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譴發、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以刑不上大夫、

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

刑政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化之弗變、導之弗

從傷義敗俗、於是乎用刑矣、仲弓曰、古之聽訟、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也、有指無簡、則不聽、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附從輕、赦從重、附人之罪、以輕爲比、赦人之罪、以重爲比、疑獄則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弃之也、古者公家不畜

刑人大夫不養也士遇之塗弗與之言也屛諸四方唯其所之弗及以政弗欲生之故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獄成於吏吏以獄之成告於正（吏獄官吏也正獄官長）正既聽之乃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乃奏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然後乃以獄之成報于王王以三宥之法聽之（君王尚寛罪雖已定猶三宥之不可得輕然後刑之也）而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古之禁何禁孔子曰析

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變易官與物名)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左道、邪道)作淫聲、(淫逸惑亂之聲)造異服、(非人所常見)設奇伎奇器以盪上心者、殺、(怪異之伎、可以眩曜人心之器、盪動也)行僞而堅、(行詐僞而堅守)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順其非而滑澤之)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民者、殺、此四誅者、不待時、不以聽、(不聽於棘木之下也)

問玉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汝、聖

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爲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恭已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國順服、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以亂也、昔者明王聖主之辯貴賤長幼、正男女外內、序親疏遠邇、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屈節

宓子賤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人、使己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也、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焉、辭請歸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意者其以此諫乎、公寤、大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則寡人無以知過、微夫子、則寡人無由寤、遽使告宓子曰、自

定作哀

今日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政於單父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

正論

定公問於孔子曰、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可乎、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將天下實賴之、豈惟魯而已哉、公曰、何也、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上齒、夏后氏貴爵而上齒、殷人貴富

而上齒、富謂世祿之家、周人貴親而上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之貴于天下久矣、次于事親、是故朝廷同爵則上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君欲問之、則為之設席、八十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於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敢與長者並肩也、不錯則隨、錯、鴈行也、父黨隨行、兄黨鴈行、見老者則車從避、見老者在道、車與步、皆避之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於路、任、擔也、少者代之也、而悌達於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悌達於州巷矣、古之

道、五十不爲甸役、五十始老、不從力役之事、不及田獵之徒也、頒禽隆諸長者、而悌達於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上齒、而悌達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于道路、至于州巷、放于蒐狩、修于軍旅、則衆同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公曰善、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不祥、東益、東益宅也、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

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

子夏問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莅祚、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成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人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

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

羣書治要卷第十

羣書治要卷第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史記上

本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徇、疾也、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長而敦敏、成而聰明、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阪泉地名、）三戰

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乃殺蚩尤而代神農氏是爲黃帝東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山名也在隴右南至于江北逐葷粥獫狁也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時播百穀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帝王世紀曰神農氏衰蚩尤氏叛不用帝命黃帝於是脩德撫民始垂衣裳以班上下剡木爲舟剡木爲檝舟檝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以引重致遠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杵臼之用以利萬人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

天下諸侯咸叛神農而歸之討蚩尤氏禽之于涿鹿之野諸侯有不服者從而征之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俯仰天地置衆官故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地典力牧常先大鴻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分掌四方各如己視故號曰黃帝四目又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其史倉頡又象鳥迹始作文字自黃帝以上穴居而野處死則厚衣以薪葬之中野結繩以治及至黃帝爲築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易以棺槨制以書契百官以序萬民以察神而化之使民不倦後作雲門咸池之樂周禮所謂大咸者也於是人事畢具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矣或傳以爲仙或言壽三百年故宰我疑以問孔子孔子曰民賴其利百年而崩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三百年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於流沙、東至於蟠木、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也、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也、帝王世紀曰、帝顓頊平九黎之亂、使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於是民神不雜、萬物有序、

帝嚳高辛者、高陽高辛、皆所興地名也、顓頊與嚳、以字爲號、上古質故也、黃帝之曾孫也、生而神靈、聽以知遠、明以察微、仁

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弗從服帝王世記曰帝嚳以人事紀官故以句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職而治

帝堯放勳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帝王世紀曰帝堯置欲諫之鼓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嶽之職故名羲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老人擊壤於道

舊鈔子道二字補之

觀者歎曰大哉堯之德也老人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墨子以爲堯堂高三尺土堦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夏服葛衣冬服鹿裘

虞舜名曰重華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以孝聞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二女不敢以貴驕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窳病也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以揆百

事莫不時序流四凶族以御螭魅堯乃使舜攝行天子政堯崩天下歸舜帝王世紀曰舜立誹謗之木論曰孔子稱古者三皇五帝設防而不犯故無陷刑之民是以或結繩而治或象畫而化自庖犧至于堯舜神道設教可謂至政無所用刑矣夫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善無微不著惡無隱不章任自然以誅賞委羣心以定制故能造御乎無爲運道於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含德若自有者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乎

夏禹名曰文命當堯之時洪水滔天舜登用乃命禹平水土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洫

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行相地宜所有以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朔北方也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元圭、以告成功于天下、於是大平治、帝舜薦禹於天、舜崩、遂即天子位、國號曰夏后、十七世、帝履癸立、是為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湯脩德、諸侯皆歸湯、湯遂伐桀、桀走鳴條、南夷地名遂放而死、湯始居亳、征諸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視形、視民知治不、伊尹

曰、明哉言能聽道迺進、君國子民、爲善者在王官、勉哉勉哉、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湯乃伐桀、踐天子位、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伊陟伊尹子也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罰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殷

復興、故稱中宗、帝辛立、天下謂之紂、帝紂資辨
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
諫、飾是非之端、矜人臣以聲、以爲皆出已之下、
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已、有蘇氏美女也、妲已之言
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
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鹿臺、在朝歌城中也、而盈鉅橋
之粟、鉅橋、鹿水之大橋也、有漕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
益廣沙丘苑臺、沙丘、在鉅鹿東北、多取野獸飛鳥置其
中、慢於鬼神、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倮相

逐其閒、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
於是紂迺重辟刑、有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也、以西伯昌九侯鄴縣有九侯城鄂
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淫、
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并脯鄂侯、西
伯昌聞之竊歎、紂囚西伯羑里、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
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迺
赦西伯、用費中爲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
又用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多叛紂、微子

魯脫古公卒至季歷卒八字補之

數諫不聽、迺遂去、比干强諫、紂怒、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迺詳狂爲奴、紂又囚之、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走、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殺妲己、殷民大悅、

周后稷名弃、好耕農、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邰、曾孫公劉、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古公卒、季厂立、季歷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之法、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

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皆慙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鬭紂昏亂暴虐滋甚於是伐紂紂師皆倒兵以戰武王遂入斬紂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封諸侯班賜殷之器物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釋

旅、入曰振旅也、示天下不復用、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措者、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也、穆王卽位、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祭、畿內之國、爲王卿士、謀父字也、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震、懼也、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鄉、方也、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

舊無財求而利其五字補之

舊無有　小和則　妙言六　于及注

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此總言之也、侯侯圻、衛、衛圻、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供日祭也、侯服者祀、供月祀也、賓服者享、供時享也、要服者貢、供歲貢也、荒服者王、詩云、莫敢不來王也、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祀、外傳云、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先脩志意、以自責也、有不祀則修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

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也、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也、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不至則有刑罰也、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幾頓乎、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

至、諸侯有不睦者、厲王卽位、好利近榮夷公、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極、中也、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有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

舊無出猶云云至乎十四字補入

爲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召穆公也）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衛國之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眄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水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

於是乎興、夫民慮之心、而宣之口、成而行之、若
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
三年、乃相與叛襲王、王出奔于彘、宣王卽位、脩
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幽王嬖愛褒
姒、欲廢后幷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
爲太子、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
幽王爲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
笑、幽王欲悅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
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

共攻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秦繆公與晉惠公合戰、爲晉軍所圍、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

是繆公虜晉君以歸戎王使由余於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

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君臣有間、乃可虜也、繆公曰、善、因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悅之、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

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始皇帝莊襄王子也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天下自號曰皇帝事皆決於法刻削無仁恩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置廷宮中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在長安西北別名渭城南臨渭自雍門在高陵縣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爲人名反備北胡始皇乃使將軍

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

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也、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於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弃

市、禁民聚語、畏其謗也、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三十五年、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槨、乃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

石東海上、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願上所居宮、無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自是後、莫知行所在、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以爲自古莫及已、

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也、諸生在咸陽者、或爲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長子扶蘇諫、始皇

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丞相斯少子胡亥從、至平原津而病、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李斯陰謀、更詐爲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爲太子、賜扶蘇蒙恬死、

二世皇帝元年、趙高爲郎中令、（掌宮殿門戶、）任用事、

二世與高謀曰、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強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無以臣畜天下、二世東行郡縣、遂用趙高、乃陰與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也、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上

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無疑即羣臣不及謀矣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羣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戍卒陳勝等反山東郡縣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

高無無
乃亦誅
四字補
之

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三年章邯等屯鉅鹿邯等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邯等遂以兵降諸侯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以法後羣臣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及項羽虜將王離等自關以東大氐盡叛高

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涇水爲祟、二世乃齊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發吏卒追、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前、郎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叛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

戸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二世自殺、趙高乃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稱病不行、高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軍至霸上、子嬰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諸侯兵至、項籍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

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

太史公曰：秦自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

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飭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得其道、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

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寳

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締結也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幷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陳軫樓緩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田忌廉頗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

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拊、拍也、一作僑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北築長城、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百姓、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

出作佰

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斷華山爲城也、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何猶問也、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以繩繫戶樞、瓦甕爲窓也、甿隷之人、甿民、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出俛起什佰之中、首出十長佰長中也、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斬木爲兵、揭

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韓魏之君鉏耰棘矜以鉏柄及棘作矛槿也耰椎塊椎也非銛於長鎩矛戟長刃矛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向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絜束之絜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

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兼諸侯南面稱帝天下之士斐然向風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竝殷周

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小襦也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

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賦斂無度、天下多事、百姓困窮、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而天下苦之、自君

不立、令不行則政不立也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誅亦失、誅之誅王命、不誅則王命廢也王其圖之、弗聽、卒立戲爲太子、是爲懿公、括之子伯御攻弑懿公、宣王伐魯殺伯御、自是後、諸侯多叛王命、

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

小力少、不足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趍燕、燕王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聊莒卽墨、其餘皆屬燕、昭王卒、惠王為太子時、與樂

毅有隙及卽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
齊田單以卽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
悉復得其故城
微子開者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
微子數諫箕子者紂親戚也紂爲象箸箕子歎
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
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
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詳狂王子
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

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剖視其心、微子曰、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周公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曰宋、

唐叔虞者、周成王弟也、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葛舜叢
字袖之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常山有番吾縣）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

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練擧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單複具爲一襲也、

魏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文侯弟名成也、二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寡人相定矣、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

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矣、

齊威王初即位、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

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
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開、民人給、
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
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
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開、民貧苦、昔日趙
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而子弗知、是子以幣
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
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
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

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朌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

受伐、故祭以求福也、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

羣書治要卷第十一